



學林卷第七

柳子厚非國語

宋 長沙 王觀國

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
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
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觀國案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
蠶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
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於耕勸
於蠶其意若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情於耕而受其

饑者有惰於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
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於耕而民無
受其饑者矣以王后之尊且不敢忘蠶事也我親率
之冀天下皆知勸於蠶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
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為侈靡
者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
革也然則王者親耕籍實為政之大者至於時使而
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亦
為政之不可缺者豈為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
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
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藉千畝
之過也若曰藉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
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
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說者又足記
耶觀國觀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
士未能多過非說說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陰陽遊乎其間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自關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觀國竊謂

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灾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為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為灾為疾夫為灾為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山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

可後而先之謂之先

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灾則未

之聞也觀國案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灾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於民之心者也法不當於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灾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

以歐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

也觀國案聖人於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於窮神知化非但歐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

以从支不从

之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案
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
謠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
諺曰童謠爾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
所為苟其言有理而不悖於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一柳
子厚非曰信故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
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案箕鄭所對蓋出於孔子所謂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
君苟信素著於民則饑不足患爾若曰發廩以濟之

告糴於鄰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一柳子
厚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
卑乎觀國案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
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
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
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於亂世亡國之音而
政其頹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
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
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樂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為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於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常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為始以為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賦因以風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為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為西都賦而其序亦曰西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為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析而為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已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子公者學乎舊史氏言於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莞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為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為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為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為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矍然而哈絡魏國先生有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然相顧快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

為三都賦序昭明太子亦析而為三都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唯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為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為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認誤唯唯之文以為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案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為言楊

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為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為序也楊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於義昭明析頌曰為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立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

福

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
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
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
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
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福正平鸚鵡賦有
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
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
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冲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

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

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

則易為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案司馬相如

賦言上林之盛曰於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杷杷

檠柿檠榛厚朴栲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棗棗椹椹椹

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盖橘橙杷楊梅荔枝皆

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

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於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

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台仙樂青

琴處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
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冲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
壤亦過矣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
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
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蘂之義以金玉
為之以象生物也左太冲意謂玉其有木玉木非秦
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鄠上黍北
里禾所以為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
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

鈞

都賦曰招白鵬下獲鵠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
盛西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
者皆可以弋鉤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
無所不有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冲意謂東海
比目之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
衡西京賦曰海若游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
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案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
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為文成將軍拜樂大為
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為郎於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

壽館通天臺治泰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之龜魚之屬以俟神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仙靈芝仙掌與夫少君樂大之事而曰海若游於元渚者蓋述武帝好神仙而於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即甘泉建章作臺池仙館以象海上仙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實賦於元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冲謂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閑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菡萏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

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李都棣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薺蓼萋蕞荷時藿綠葵白薤蓋岳退居洛渙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産之物也而况上林甘泉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冲獨責以假稱珍怪虛而無驗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窓而下視嵇康琴賦曰天英踴躍於重淵張衡思元賦曰戴玉女而召處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而舞元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

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鷓鴣賦曰海鳥爰居避風而至苟如左太冲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為假稱珍怪虛而無驗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詞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甘泉賦

前漢楊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木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璘璠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於此宮以碧為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為飾觀國案書作壁馬犀文選作壁馬犀蓋

壁壁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順訓之在漢書則順為殿壁在文選則訓為壁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楊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洪恂兮指東西之漫洎徒洄洄以惶惶兮魂冕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翠玉木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金人佗佗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句皆以下句

區亦見王爾歡
不見又及之善
即漢書下十七字

釋上句則壁馬犀為壁玉之壁其上下文句通矣其
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亡垠然後言玉木金
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回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
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於殿庭金人
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未應及言
殿壁也賦句之義於此判矣案甘泉賦字不同者亦
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
固眇了文選曰魂魄眇了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
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薊咲所以棍根文選曰
薊咲所以棍批漢書曰惟彌環其拂泪兮文選曰帷

首彌環其拂泪兮漢書曰王尔其鈎繩文選曰王爾
投其鈎繩漢書曰鸞鳳紛其御御蕤文選曰鸞鳳紛其
御御蕤漢書曰玉女無所視其清盧兮文選曰玉女無所視
清其臚兮漢書曰降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
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它皆可以倣意而
讀惟壁壁不可倣意通用而注釋者又各異固不可
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
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

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劫皆密
知名下吏奴捕盡服禽諸豪俠激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不得
志為四愁詩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為相而
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
大治者案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
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
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
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
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
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後之編集
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為河間相而史
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案順帝陽嘉盡四年始改永
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
初出為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
陽嘉中出為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
年為河間相亦誤也

閑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唯在
閑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

辭意宛雅傷已之不遇寄情於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々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於所願者若曰我願立於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諫諫者也昭明責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意者以為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賢寶為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琴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閑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為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為驚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
案庾子山馬射賦曰落霞與芝蓋齊飛野水共春旗
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慕長壽寺碑句也長壽寺碑
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
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
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
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於與字
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葳
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葳烝不可以對奠桂酒
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
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為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
為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路摸之只得其數字余所
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案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
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
書也華陽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
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

人有論碑者曰道書陶隐居道號曰華陽真逸隐居嘗
在茅山修養茅山與潤州接境疑華陽真逸即陶隱
居也觀國案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
隐居今詳觀瘞鶴瘞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為似顏魯公
非也陶隐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
居又善為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隐居矣若顧況乃
竊華陽真逸之號爾碑銘甚古缺顧況生唐之中葉
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
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鉄彌勒像頌者林諤
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
人其書此頌與安公美政公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
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
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觀國嘗得
高氏所書二碑盖高氏學逸少書甚逼真然石壁寺
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
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
書見於法帖者乃大不相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
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氏大想見當時建

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二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為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為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公跋曰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且借其名以為重觀國嘗於南嶽山間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踈

靜好藏鋒類崛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之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為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於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態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能中書門下不得稱敕之名始定於此觀國案梁書

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為榮故興嗣於千文加敕字於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謝啟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修卞忠正墓啟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壺墳瑩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玄齡等刪武

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榷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雖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得始於羲之也觀國案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叙次碑帖者誤題以為漢

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為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為此然其疵在於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既曰孔明卧龍文曰葛亮顧廬又曰亮遺巾幘既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既曰楊雄草元又曰子雲投閣既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既曰孫欽閉尹又曰文寶緝柳既曰平叔傅粉又曰何晏神伏既曰伏波標柱又曰馬援意既曰仲宣獨步

又曰王粲覆棊既曰叔寶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既曰子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棧既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又曰孔融遜果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於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為一句不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皆出於經史而間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糜竺收資皆出於搜神記壺公謫天初平起石皆出於傳孫晨橐席靈輒扶輪皆出於類林孫

鐘設瓜黃尋飛錢宗宗雞窻皆出於幽冥錄龐儉鑿井出於風俗通盧充幽婚出於志怪集張氏銅鈎出於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於神怪志蓋小說稗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蒙之所先也

三世將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後漢耿弇贊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觀國竊謂用兵無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爾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也矣而

三世猶將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是欲置人臣於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為秦將有功翦子賁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為項羽所敗當是時項兵強離輕敵遂敗當是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騫為秦將有功騫子武復將有功騫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世賜恬死蓋恬不悟趙高之窺已貪功而及於難亦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為秦將有功信裔廣為漢將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敗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

之罪也竇融為光武將有功融猶有子固復將有功融
孫憲復將能空朔庭而獲罪自殺憲恃國戚有軍功
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
陸遜為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孫機復將佐
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執遂遇害機力小而任
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
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將守之道而至於敗固
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為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為
和帝將有功禹孫隲為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
况為光武將有功况子弇復將有功况孫秉復為顯

宗將有功而况孫夔恭俱為名將三世不敗也周訪
為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將平
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為唐高宗將有功仁貴子
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
日知為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
承訓復為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
必敗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將為必
敗非立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湯武殺伐
多而興周湯武殺伐多而興周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漢興四百年
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乙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

而興唐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為戒則桀紂秦隋之亂何以弭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為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複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姓庫者庫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今案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欽是複姓庫狄也唐書釋音乃音庫為赦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為詳悉然

園字當作戶關切乃作胡官切縮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革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復字當作符逼切乃作蒲北切卅字音慣而乃音貫菽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奮襪大呼從衣所謂袂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櫜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櫜為櫜矣蕭復傳曰今沾於危沾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沾為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

自制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於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於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咤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前言異矣太宗對鄧素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則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代宰相請上尊號表至北虜求婚則以稟命為天子神武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過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又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閑將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雖然人各

有趣苟不悖於道則毋傷於言行卸憚拜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筆以嘆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杜預為荊州刻二碑一沉水中一立峴山欲示無窮而楊瑒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

教內自有樂地王恭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
騁而張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鮑
行卿曰作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
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於道則於言行無傷焉若夫
援伊尹放太甲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
不能善其宗援周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
使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之例而唐太宗因以
殺建成元吉終久不能全父子兄弟之說說凡此皆悖
道而逆施者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盛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
封泰禪云炎帝封泰山禪云觀國案三皇謂太
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
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為二人則誤矣漢高
祖名邦司馬遷作史記為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
書曰五岳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亶政亶山為常山
故封禪書曰以常山為即然又曰至琅邪過亶山呂
后名雉改雉為野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
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

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
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退而論次
觀國案封禪具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
而叙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於壽宮神與人言
關棊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誑不足以示後
世

引證

周禮王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荆公新義曰北齊李
預嘗得食法觀國案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
宗與其子孫世為魏人見於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

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
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祠志曰武
帝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顏師古注曰三輔
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
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修
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
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羨古人餐玉法
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
府王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
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

古人何耶王荊公字說捨字解云國語曰毛以告全
今案國語無此文惟禮記曰毛者告全之物也牟字
解云牟者爾雅曰牟進也今案爾雅無此文唯玉篇
曰牟進也芼字解云爾雅曰芼擇也今案爾雅無此
文唯鄭字詩注曰芼擇也仔字解云爾雅仔肩任也
今案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
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
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

過汴州酒樓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觀國竊謂逆
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之事而附
見於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
所未論也馬周窮未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
一事設當時有見周獨酌匠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
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咏而集所不載
蓋兩傳所書皆不足書也或謂自遷固而下作史者
稍倣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
乎其不然乎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為六
出上悅以為瑞 觀國 案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
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者孝武必以是日受元
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為瑞道諛之臣飾此說
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於紀爾韓詩外傳曰
凡草木華五出雪花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華亦有六
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爾如枝子花萱草花百合花
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

千年化為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潘入地化為琥珀
廣雅曰琥珀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為琥
珀酉陽雜俎曰龍血入地為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
細腰蜂岸崩則蜂出土入燒治以為琥珀 觀國
案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坏當是松
脂濕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
亦是松根氣結成如贅疣狀其抱根者謂之茯神初
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苓自是兩物非茯苓變
為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

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為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為武而諱虎珀為武珀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王辰旁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註曰魄月質也顏師古註曰霸古魄字觀國案許慎說文魄與霸通用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

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註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母世患所質正觀國案後漢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為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

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為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為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常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徃徃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

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中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圖齋戒祭祀章懷太子註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注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謂人君之於天下苟有

可以誘民為善者無不舉而行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使
天竺以問佛道必因其國以好生惡殺者欲去奢為
事冀以此可以誘民為善之一端也而溺信者乃至
於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蔬
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齋設贖身此豈人主所當為
者耶武帝冀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之叛乃憂
憤不能支梧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之事太過
則反傷理之必致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詔
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復佛
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至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
大毀佛寺令僧尼為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
蓋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
有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太年北侵以王元謨為寧朔
將軍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
乃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
元謨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北史元魏時盧景裕兵既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
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
如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

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誦某經而臨刑刀折往，溺信流遁而不及反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也譬如李廣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矢若教李廣而射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此乃呪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此呪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傳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奕議於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於事親終以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悖所親瑀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帝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

史觀國且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為是人設此閻閻猥語
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未剗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
曄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好仁惡殺蠲敝崇
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
又精靈起滅因根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
通矣觀國竊謂苟可以誘民善為而毋溺信太過又
何傷乎范曄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

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觀國案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
孟陬殄滅攝提無記裴駟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
指建十二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
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當
指辰而乃指己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
也爾雅曰正月為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
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
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編歷十二辰以正歲時
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曆數差矣屈平離騷

曰攝提正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
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
寅日下母之體觀國案離騷之攝提正於孟陬者蓋
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孟陬者正
朔之紀始於此也言正於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
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於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求而我之生也陰
陽和平初無謬矣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
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為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
五臣以攝提為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

不可不審

懽懽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
懽也晉灼曰懽音誣蘇林曰懽同也兼也顏師古曰
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懽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案
薛宣傳直用懽字以當誣字耳懽有空之義可以借
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為
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自刺德用不懽章怀
太子注曰懽大也音呼觀國案字書懽音呼大也懽
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懽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

不憚亦當音誣為是憚又音武字書曰憚失意也若
孟子云夷子憚然為問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憚字則
異於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
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中順和不憚教也陸德
明音義曰憚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憚毋教鄭氏
箋注曰憚教慢也凡此言憚與憚字音既不同義亦
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者禍
福也故詩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匪傲匪教萬福來求
顏師古曰不傲幸不傲慢也觀國案毛詩言彼交匪
敖而漢書乃曰匪傲匪傲蓋班固所引者別本詩非

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鎰

史記平準書曰漢接秦之弊末至石萬錢馬一匹則
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前
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
幣孟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
制以溢為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
顏師古注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漢
志之言觀之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
周之制以斤名金也二十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

溢名金則一溢為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為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鎡亦音逸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為鎡蓋溢者洋溢滿盛也鎡者名數也名金當用鎡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於孟子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鎡而受於薛餽五十鎡而受國語孟子用鎡字乃其本也禮記喪禮大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鎡而史漢諸家

注訓皆以二十兩為鎡豈非周秦之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為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為名者當時是漢未改秦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鎡名金以此知周亦以鎡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史記貨殖將曰陶朱公十九年之間二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若五百金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良藥者其價值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息_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悔_感乃就精廬求見章怀太子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伯兮詩曰焉得諼草言植之背毛

氏訓曰諼草令人忘憂諼本為萱故古今皆謂萱草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奕棊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師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鼂錯以辨為太子家令號智囊則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號登

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而樂廣
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後漢
逸民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
驢鳴晉羊曼為泰山守時號黯伯而唐常袞為宰相
世為黯伯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
有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
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

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封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即
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蚡得肺附又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
前又師丹傳曰哀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
邑，即位多欲有所救正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上
書曰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觀國——案史記
惠景問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諸侯子弟若肺附又前
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
劉備傳曰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以此觀之則劉向
田蚡師丹傳所言肺附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俸附

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它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烈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江縣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七日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虞尚改葬娥於江南為立碑焉章懷太子注引稽古錄曰上虞長虞尚弟子邯鄲

淳弱冠有異才為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

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藿白魏志注引語

林曰楊修為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背有

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藿白操不解問修曰卿知

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

之令修解曰黃絹色糸色糸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

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藿白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

如朕意俗云有志無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

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時為尚書郎有沙門訟

田帝大書曰卜下貝國諱陟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

盈切

曰卜貝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楊修亦以才能敏捷為曹操所知後操忌修而殺之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於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曰字衍文也太甲曰徃省括於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徃省括於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徃省括於厥度厥字衍文也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緇衣

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而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已字衍文也伐柯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耕穫不菑畲而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字衍文也論語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好字衍文也呂刑曰欽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表記篇引甫刑由欽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秦誓曰以保我子孫而禮

記大學篇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衍文也易大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禮記樂
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高曰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
矣每異其下句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
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勳
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齊慄瞽亦允若而孟子引
書曰夔慄瞽亦允若瞽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自
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
文也康誥曰啓不畏死罔弗憝而孟子引康誥曰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讞凡民字衍文也秦誓曰有罪無
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惡紫
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
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
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惡之
易也衍文也采菽詩曰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

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率從便
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曰取愛侮亡而春秋襄公五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

學林卷第八

宋 長沙 王觀國

詩重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似乘船又曰天子呼
來不上船歌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
家眠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
歌曰皎如玉木臨風前又蘓晉長齋綉佛前又曰脫
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三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
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自是八段不嫌
於重韻也觀國案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

題則是一歌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
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
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沉浮亂冰玉愛情情如芝草又
曰園人非故候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
園山脚詩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歌
有往蕩折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
遭難難虞朝野少暇日老天情懷惡嘔泄卧數日一篇
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
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遠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
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
烟巫峽遠台謝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
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
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隸
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一篇
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皇分半菽浩
蕩逐流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
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
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畫雄雋志在必騰騫一篇押
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詩非紉意
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
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謝靈
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惠物
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又曰南園詩曰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異
皆同一篇押二同字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
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二
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薇與音又
曰驚飈褰友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
行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
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如何當路
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
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福隱市門
又曰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
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
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此體
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
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何字又
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

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
爽詩押二愁字又又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
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
押二房字夢游春詩押二復字元微之詩押二夷字
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游悟真字詩押二
槃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
即押耳奚獨于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蘓子瞻送江
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
子瞻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
注

李杜

蔓上脫字

李太白宮詞曰山花插寶髻石竹綉羅衣杜子美琴
臺詩曰野花留寶靨蔓見羅裙此相做之句也案太
白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如琴臺在西蜀子
美琴臺詩乃天寶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做太
白之詞也太白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
美哀江頭詩乃祿山陷京師後所作亦子美做太白
之句也李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
至于太白佳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
此澄江淨如練謝元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

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
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張祐有詩名日月光先到
山河勢盡來祐嘗以此自負其寔用陳後主所謂日
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者也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
不免焉

青精

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註詩
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莩唯日不足或
葭墻艾席樂在其中觀國案菁菜為莩謂之菁莩字
書曰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即此物也

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飴
飯法飴者迅謂冷也其法用南燭草水浸米蒸飯暴
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
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
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炒破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
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
以菁莩為青精則誤甚矣又如古詩陌上桑羅敷行
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杜子美詩用五馬最多
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
五馬為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馬

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旗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
屬曰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
馬六之蓋言素絲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

杜鵑詩

杜子美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
杜鵑雲安有杜鵑注詩者曰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
注後人誤寫觀國詳此四句非子美自注皆詩也自
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項
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為韻可以
見矣子美絕句詩曰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
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
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陰鏗

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
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徃徃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
白也觀國案子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
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
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
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

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鑑字
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
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
美贈太白詩云徃徃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
詩似陰鏗也

餐殮

小說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殮字韻觀
國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雅
爛漫睡喚起霑盤殮然則子美押餐殮二字音義不
同小說誤矣餐千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
又曰不素殮兮毛氏傳云熟食曰殮孟子饗殮而治
趙岐注云夕食曰殮蓋盤殮者春秋左傳所謂盤殮
寘璧者也故凡言盤殮當皆用殮字不當用餐字案
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部中有殮字二十五寒字
部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于兩部中通押蓋唐人詩
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畧者使學
者用之而限以獨用通用之文故如餐殮二字不得
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為宗族亦不
為盤殮園詩畦蔬遶茅屋自足媿盤殮贈孟氏詩曰
承顏眠手足坐客強盤殮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

豈惟數盤殮此數詩或於魂字部中押或於寒字部中押者此所謂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殮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者當是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大刀

杜子美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鑑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膏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鑑飛上天謂殘月也觀國案古詩乃古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缺也藁砧今何在者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者出也言夫已出也大刀頭者鑲也何當

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鑑者月半也破鑑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註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古樂府所載如藁砧詩者數篇其取譬皆淺俚故撰詩者不顯姓名後人但以古詩稱之江右又謂之風人詩有圍碁燒敗襖看子故依然之句圍碁者看子也燒敗襖者故衣然也鮑明遠諸集中亦有二篇謂之吳體蓋自雅頌不作迄於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為此態者悉取閭閻鄙媠之語比類而為之詩道淪喪至于如此誠可嘆也

井幹

謝元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
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案史記始皇
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又史記曰漢武
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
樓高五十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
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
角然則秦為井幹闕而漢武帝為井幹樓也謝元暉
詩蓋言總幃飄于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武帝
作銅爵臺魏都鄴銅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
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
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古詩曰後
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武
帝遺令施總帳於銅爵臺上朝脯設脯糝之屬西帳
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元暉詩云樽酒若平生者謂
此也

錫饒

劉禹錫嘉話曰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
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錫字因讀毛詩鄭
氏箋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錫家物六經唯此中有錫

字余作重陽詩欲押一饒字編尋無據不敢用之觀國竊謂詩人押韻不出于六經者多矣若必欲六經中取字為韻則詩人何其拘拘耶錫字見於周禮春官小師鄭氏注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所吹者儀禮笙簫注中亦有之饒字載於許慎說文方言博雅矣夢得尚不之信而必欲出於六經則所慮過也

月食詩

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竒挺退之深所以嘆伏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國竊以為不然也案

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于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怪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為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能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冬至

杜子美至日遣興詩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
一線長注詩者曰引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
至日日影添一線又至後詩曰冬至至後日初長遠
在劔南思洛陽注詩者曰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
影冬至後添長一線然文士多用一線為綉工之線
蓋以冬至後綉工可添一線也柳耆卿樂章曰綉工
日永是也荆楚歲時記多穿鑿不可信又文士用書
雲為冬至事案春秋僖五年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
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
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天變也素
察妖祥逆為之備然則書雲物在八節之日不特冬
至而已冬至雖亦預書雲之日然獨言書雲而不言
冬至則泛而不切當先叙冬至之日然後用書雲始
得事之實

改字

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
挽不掩脛或改黃獨為黃精案黃獨即神農本草所
謂赭魁是也赭魁亦名黃獨江南人謂之土芎形如
芋蒸食之甘美可充飢子美太平寺泉眼詩曰三春

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又大人山詩曰掃除白髮黃精
在君看他時冰雪容此子美所用黃精字也後之淺
見者遂改黃獨為黃精耳又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
絲令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
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
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以為柳皆非也子美詩集少
善本良以妄庸輩改之爾如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而或改見為望杜荀鶴之燒葉爐中無宿
火讀書牕下有殘燈而或改葉為葉王平甫之春殘
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踈而或改親字為多一
字之改而清濁遼隔前賢詩文為人所改如此類多
矣

對屬

杜子美田舍詩^柳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柳柳
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柳柳非雙散字也枇杷乃雙散
字^柳柳不可以對枇杷觀國案子美此詩題曰田舍
則當在田舍時偶見^柳柳枇杷蓋所見景物如此乃
以為對爾子美覓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柳柳青
青不朽豈楊梅以^柳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柳柳
對枇杷非誤也子美寄高詹事詩曰天上鳴鴻鴈

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
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又得舍弟消息
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烏與鵲二物疑不可
以對鵲鴿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
以烏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又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
鳥獨泣向麒麟鵬鳥者鳥之名鵬者疑不可對麒麟
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魏虎開金甲麒麟
受玉鞭則魏虎對麒麟為正對矣而哭韋之晉詩曰
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亦為正對

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偶正耶蓋其縱橫出入無不
合也

胡笳

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奏
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曲凡十八拍觀國案後
漢列女傳董祀妻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
辨適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文姬為胡騎所
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
以金璧贖之而嫁於祀後感傷亂作詩二章辭皆載
在本傳今世所傳胡笳十八拍亦或用文姬詩中語

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華命如葉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曲傳於世

霓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雌霓連蜺之句注曰霓五結切蓋與齧同音也范蜀公召試用彩霓字作平聲考試者引郊居賦以為証於是止除館閣校勘觀國詳考霓字雖有倪齧兩音然文字用倪音多而用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兩音可通用但取平側順而已杜子美石龕詩曰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於迷字韻中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類皆作平聲用霓字也然則范蜀公用彩霓字是泛用霓字讀作平聲何傷也張平子東京賦曰即將司階虎戟交餽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高甍崔嵬宇承霓繚蠻黠霽隨雲融泄凡此用霓字其上雖無雌字然皆於入聲韻中押之則自然讀音齧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珥垂蜺如淳注曰蜺讀曰齧雄為虹雌為蜺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而沈約

郊居賦則用雌霓蓋義皆如漢書天文志注也

款乃

元次山款乃曲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莫有猿

吟停橈靜聽曲中好是雲山韶意濩音零陵郡北湘水

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

漁翁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

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轂山水淥黃庭堅

題曰元次山款乃曲款音媪乃音霽湘中節歌轂柳

子厚漁父詞有款乃一轂山水淥之句誤書款欠少

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觀國案廣韻上轂款於改切

相然鷹也然則款音霽乃音媪爾今世所傳柳子厚

文集漁父詩作款乃又箋音于其下曰款音襖乃音

霽蓋世之誤用字誤切音者皆自柳子厚文集始蓋

編類文集者之過也文有合款乃為一字作勢者而

讀勢曰襖副以霽字為勢霽此誤之尤甚者也黃庭

堅所題今刻於永州浯溪石矣

飴殍

杜牧杜秋娘詩曰厭飴不能飴沈存中曰飴乃錫耳

若作飲食當音飴觀國案南史梁武帝紀曰有男子

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飢烏晉王薈除吳國內史時

年飢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所
濟活甚衆以此觀之則飴雖餽也至於詩文中言甘
食之則謂之飴所謂飴飢鳥者使飢鳥甘食之也所
謂飴餓者使餓者甘食之也杜牧詩曰厭飫不能飴
者既厭飫矣不能復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聲怡字
韻而飴音嗣存中欲以飴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存
中又謂唐人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減裂如白樂天題
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字音觀國案字書殍自兩
音一音芳無切一音平表切其義則皆餓死也樂天
於平聲押音字不誤矣

筆談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存中筆談曰無乃太細長乎觀國案子美潼關吏
詩曰大城鉄不如小城萬丈餘世豈有萬丈餘城耶
姑言其高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
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可校之則過
矣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容而未詳謂之州
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
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公文詩依簷映昔耶筆
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為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

松自名昨葉何觀草國案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
有澤葵散岩竇者石髮補空日者垣衣在屋曰昔耶
在藥曰陟墜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存
中曰古文已字從一從七此乃貫通天地人與王字
同義同中則為王或左右則為已觀國案已字篆文
為可王而古文篆又為亡古文篆乃象已字之形而銳
其筆爾非從一從七也亦非若王字之後三畫也存
中既誤析其偏旁又誤訓曰同中則為王或左右則
為已蓋不考字書而為臆說殊礙理也存中論詩以
謂前人有蹉對假對之格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

梅以鷄對揚為假對觀國案存中意謂以鷄對羊則
為真對而以鷄對揚為假爾若然則詩人用字唯取
同音而顧義理之何如豈不見笑于士林耶存中又
謂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周室畝廣六尺九畝乃
五丈四尺如防風之身乃一餅餒耳又謂韋楚老蚊
詩曰十幅紅綃圖夜玉十幅為裯方不及四五尺何
以伸足觀國竊謂此猶史記漢武帝紀謂作建章宮
度為千門萬戶故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皆用
千門萬戶第言門戶之多耳若以名數覈之則戶者
扉也二戶為一門千門萬戶則一門有十戶矣以此

為文誤不可也詩曰嶽崑高維嶽峻極于天第言嶽之高爾豈果極于天耶
物價

說者謂祖宗朝嘗問大臣唐時酒價大臣對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據觀國竊謂古今酒價視時而貴賤方兵興多事及飢饉艱食則酒價必貴及時平則賤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槩論也唐書食貨志曰乾元初京師酒貴蓋肅宗復兩京之後不得不貴也建中三年禁民酤酒官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蓋德宗時天下復富庶故酒價不得不賤也然則唐之酒價貴賤豈有常耶詩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無定論曹植名都篇曰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設有問魏之酒價者則以十千一斗對之耶前漢昭帝紀曰始元六年賣酒升四錢蓋升四錢則斗為錢四十耳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今案石萬錢者米斗為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則斗酒賣錢四十可乎此所謂視時而貴賤者也杜子美鹽井詩曰自公計三百轉致斛六千夫物價低昂在反手之間豈有定也古者百步為晦而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者

二十四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一溢為一金而漢以一斤為一金古人以黍定樂律而用一稔二米者欲其輕重大小均也權衡度量因黍繫之而後定故同律度量衡者欲其一体也秦漢以來乃創為制度各自遵用於是權衡量度皆不一矣唯唐時權衡與今正合案唐時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開元二十年詔所在加鑄開元通寶錢以千錢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今以開元通寶錢積千錢亦為今稱六斤四兩以此觀之唐之權衡與今合也

此言千錢者足百錢也唐自皇甫鑄為墊錢法至昭宗時定以八十為一百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為一百前漢至今循之食貨志曰刁間起數千萬又曰臨菑姓偉訾五千萬又曰師史致十千萬又曰張良叔薛子仲訾十千萬又曰樊嘉五千萬觀國案此皆錢數也五千萬者五萬緡也十千萬者十萬緡也秦漢之際井田廢未久民無甚富者故五千萬十千萬在當時已為甚富而史書之唐書馬周傳曰周買住宅直二百萬蓋百萬者二千緡也周任京師號住宅者不過二千緡則當時錢重可知矣之前漢張釋

之以嘗為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
郎桑弘羊為均輸令吏人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靈
帝開鴻都門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得三
公曹嵩輸西錢園位至太尉蓋千萬者一萬緡也五
百萬者五千緡也夫以萬緡五千緡而授人以公卿
則漢室之衰而不復振雖五尺之童知之矣

蹈襲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
恥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
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

來唯云甲子觀國案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
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考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
至丙辰歲下溪田舍獲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
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
遂以為誠然蘓子瞻次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
不數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
有不必循者楚詞曰淪秋菊之落英觀國案秋花不
落枝上自枯者菊也楚詞之言于義未安而蘓子瞻
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淪
落英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也王羲之蘭亭序亦

文之可喜者而不入文選或者謂序用天爽氣清乃
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為重叠故為蕭統所不
取觀國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統掄訪未盡
耳前人雄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唯蘭亭而已哉
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以風為
潤矣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哉不當謂地為高
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為耳為明矣或者
之謂不攻自破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

韻答曰炫護為雙聲礲礪為疊韻觀國案古人以四
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方
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
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
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護同為唇音
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礲礪同為牙音而二字
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霹
靂皆雙聲也若侏儒矐矐崆峒龕從螳螂滴瀝皆疊
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
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

音皆視此而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
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
也觀國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
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
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也觀國
案侵字是唇音簷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
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
韻也觀國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輶
輶格磔駁詰曲崎嶇乃雙聲也輶輶格磔乃疊韻也
詩文疑

節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張九齡和聖製
瑞雪詩曰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之濛密其先後之
序相反矣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
人知道荔枝來案唐明王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
年三月始還京師荔之以夏秋之間熟及其驛至則
妃子不在華清宮矣牧之此詩頗為當時所稱賞而
題為華清宮詩則意不合也杜子美壯游詩曰斯文
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備員竊補袞憂情心飛揚所謂
班揚者班固揚雄也然揚雄之先封於揚而得姓乃
從手之揚非從木之揚子美誤以班揚為從木之揚

後有押心飛揚蓋可見也又子美夏日揚長寧宅送
崔郎常正字入京詩曰醉酒揚雄宅蓋子美曰揚長
寧宅餞飲而有此句亦以從木之揚為揚雄亦誤矣
林逋處士有詩名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之句尤
為士人所嘆羨郭索蟹行也鉤輶俗謂之雞殼極響
厲然鉤輶帖地飛其止在草茅間不能登雲木也梁
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所謂白璧微瑕者此類
是耶

四方

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此天序也東西南北先東西而

後南北此文言也書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周禮六
官天地春夏秋冬易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
允勞乎坎春秋經書春夏秋冬月令以春夏秋冬為
次此皆天序也檀弓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
哀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子展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揚雄羽獵賦曰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杜甫詩曰甫者
東西南北之人也又曰愧爾東西南北人蓋東西為
緯南北為經東西為廣南北為袤袤東西為
從凡此皆文言也故先東西而後南北唯文王有穀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乃先西而後東

者鎬京在西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而四方化服自近以及遠故先西而後東也若夫綴文之士則錯舉無先後之序謝元暉之宣城詩曰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又園葵詩曰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杜子美送舍弟歸藍田詩曰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又送舍弟赴齊州詩曰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又懷古詩曰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又遣悶詩曰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凡此用四方亦皆文言無先後之序也

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沈約傳曰約撰四聲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冒矜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

哲是也觀國案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
左文章拘於聲調氣格畢弱間有作者大抵類排南
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
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
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
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
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寔難遽曉隋唐以來始
有律詩網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江左遠矣而其餘
文格尚襲江左之風彫礫裂殊乏純古韓愈學古
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
弱也雖搃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
其事之義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為諸而已切為耳如
是切為尔何不切為盍不可切為叵此即音切而知
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
鴛為團屈陸為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忒嚙為太咳
洛為殼兀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
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陬

張平子南都賦曰天封火狐列山之陬上平行而廣
蕩下蒙籠而崎嶇五臣注文選曰陬子候反束皙補

亡白華詩曰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菁菁士子漚而不
渝五臣注文選曰陬子侯反觀國案字書陬字側苗
切又子侯切又子于切蓋子侯子于二切皆陬隅之
義也張平子賦陬字與崎嶇同韻當讀作子于切東
哲詩陬字與渝字同韻亦當讀作子于切其義則陬
隅也而五臣皆音作子侯反非也左太冲魏都賦曰
蠻陬夷落譯導而通杜子美送韋判官詩曰西扼弱
水道南鎮抱罕陬與侯字同韻凡此陬字皆子侯切
者也或用作子于切或用作子侯切各順其韻耳陬
音側苗切者與聊鄒鄒通用乃魯地名也史記孔
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語曰孰謂鄒人之
子知禮乎史記秦始皇紀曰始皇上鄒嶧山又孟子
傳曰孟軻鄒人也以上皆一字也其地即漢書地理
志魯國鄒縣孟子題辭所謂騶本春秋邾子之國是
也爾雅釋天曰正月為陬音義曰陬側苗切史記曆
書曰孟陬殄滅是已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五臣注
文選乃音陬為子侯切又誤也前漢周亞夫傳曰吳
奔壁東南陬顏師古注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又劉
向傳向上封事曰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顏師
古注曰陬子侯反又音鄒此兩傳顏師古皆說兩音

觀國案東南陬子戾反是也孟陬音鄒是也師古說
兩音者不素別其義耳凡不素別其義而遽為之音
訓則不免于誤也周禮砮蒺氏以方書十有二辰之
號鄭氏注曰月謂從娠至荼音義曰娠子須反觀國
案鄭氏音爾雅正月為陬以釋之而借用娠字耳音
義作子須反亦誤矣

銅斗

孟東野詩曰銅斗飲春酒手拍銅斗歌觀國案古未
有以銅斗為飲器者唯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者以食代王前漢王莽傳
曰鑄威斗以銅為之蓋人操銅斗者食器也威斗者
厭勝之器也皆非飲酒之器孟東野當時適有銅器
其狀方如斗而東野持以貯酒而飲又擊之以和歌
殺故自形于詩句亦如杜子美以烏皮裹几而自形
于詩曰烏皮几在還思鄉又曰拂拭烏皮几又曰
憑久烏皮綻子美又有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
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觀此詩意蓋汲水
銅瓶也子美適有之耳凡物不以美惡稍為名士所
稱遂亦可貴齊司徒景陵王子良遺何點嵇叔夜酒
盃徐景山酒鎗晉謝安報蒲葵扇王導以練製衣此皆

一類所謂伯樂一顧其價十倍也

辟

杜子美夜聽許下誦詩曰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遊行四坐皆辟易又八哀詩曰潼關初潰散
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觀國案前漢
項羽傳曰揚喜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顏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類亦反
蓋類亦反者讀音闕也易其本處者讀音奕也凡言
辟易當從此音前漢景帝紀三年正月濟王辟光舉
兵反顏師古注曰辟音璧又音闕其意兩通觀國案
其義雖兩通而稱名則必呼一音焉辟音璧者辟除
也音闕者辟開也辟光有闕開光明之義于此不可
用璧音矣前漢文帝紀二年三月立趙幽王弟辟疆
為河間王顏師古注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
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闕
疆讀曰疆闕疆言開土地也引賈誼書曰衛侯朝于
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曰啓疆辟疆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
通觀國案賈誼書其說通常從誼書讀辟為闕讀疆
為疆居良反又讀音疆觀國案一字兼通數音者兼

數音讀之母傷也唯名與姓當專呼一音而顏師古于辟光辟疆皆說兩音而不決豈有稱名而分兩音稱之哉揚子法言曰張辟疆之覺平勃音義曰辟必益切又蒲必切亦說兩音者彼見漢書說兩音矣無所措其辭也辟又與避通用又與僻通用玉藻曰素帶終辟讀辟音裨乃假借也

五木香

古樂府詩曰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蒹與都梁觀國案畫圖本草引道書為青木香為五木香故古藥方有五香散而其方中止用青木香則五木香乃青木香也風俗通曰織毛褥謂之氍毹後漢西域傳天竺國有細布氍毹章懷太子注曰毛席也然氍毹氍毹皆蠻夷織毛之有文者如氍毹之屬也曰迷迭曰艾蒹曰都梁三者皆香名也魏有迷迭樓魏文帝有迷迭賦皆取迷迭香為名異物志曰艾蒹葉似楸擱而小子似檳榔今本草中有艾蒹注云是松上青衣者蓋自是一物非艾蒹也艾蒹非中國物也古詩曰博山炉中百和香鬱金蘓合與都梁蓋謂鬱金香蘓合香都梁香也然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蒹與都梁凡六物皆蠻所產非中國物也漢制尚書郎口含

鷄舌香奏事明光殿觀國案鷄舌香即母丁香也亦名鷄舌香耳今以母丁香湯瀹去皮其肉若卷荷狀大如枣核本草云能辟口氣故奏事者用之酉陽雜俎曰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今案此五物乃五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本草木部以沉香薰陸香雞舌香藿香糖香同為一條亦非也藿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條之物也

木蘭

文士用木蘭舟蘭棹蘭橈無所經見唯小說述異記曰江州有木蘭洲魯班嘗于洲用木蘭造船曰謂之木蘭舟文士用木蘭舟自此始觀國案畫圖本草木蘭注文亦引述異記木蘭舟事當止見於述異記他書所不載也屈平九歌曰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葍房五臣注文選曰蘭辛夷葍香草也今案橈者楫也楣者門楣也蘭橈者以木蘭為橈也辛夷楣者以辛夷木為楣也桂棟者以桂木為棟凡此皆謂以木之有香者為屋室也五臣乃以蘭辛夷為香草則誤矣九歌又曰桂擢兮蘭棹蓋棹者船傍板也以桂木為擢以木蘭為棹者也離騷九歌言蕙蘭石蘭椒蘭幽蘭皆蘭草也唯蘭橈蘭棹為木蘭而辛夷亦是木離

騷曰朝搴此之木蘭兮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此
正言木蘭也揚子雲甘泉賦曰列辛夷于林薄五臣
注文選曰辛夷香草也亦誤矣杜子美偏仄行曰辛
夷始花亦已落韓退之感春詩曰辛夷花高最先開
又曰辛夷花房忽全開王荊公詩曰回首辛夷木下
行古人用辛夷為文著矣非香草也

張祐宮詞

唐張祐有詩名宮詞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轂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後
人讀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宣宗時孟才人
者本東南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
人侍帝使歌才人歌何滿子一轂而泣下故祐宮詞
專為此發當時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為切當也白樂
天詩注云明皇時有姓何名滿者因事對獄而案牘
奏上猶不免死人憐為作曲名何滿子故白樂天詩
曰人言何滿是人名乃為此也張祐在宣宗大中時
有詩名唐書藝文志有張祐詩一卷注曰祐字承吉
為處士

半夜鍾

唐溫庭筠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楓漁火對愁眠

姑蘓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世疑半夜非鐘
聲時觀國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
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
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詩姑蘓城外寺則半夜鐘乃
吳中舊事也

茶詩

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
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色
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葉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
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

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
高人愛惜藏岩裏白碯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
緘試火前須汲遠山泉凡此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
品為佳也鄭谷嘗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
片淺含黃鄭雲叟茶詩曰羅夏碧粉散嘗見綠花生
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
宜改綠為玉改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
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華發越不必以雀舌烏嘴為
貴今案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
中以此論曲矣盧仝茶歌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

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
光名題天柱即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
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
也齊己茶詩曰角開香滿室炉動綠凝鐺丁謂茶詩
曰未細烹還好當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啜
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
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
而覈前賢之詩皆未有知佳味者也

程